



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 人均研发经费将提升到50万元

据新华社电 近日,科技部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健全多元人才投入机制,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人均研发经费由2014年的37万元/年提升到2020年的50万元/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我国科技人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科技人才竞相涌现、活力迸发。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R&D人员总量535万,跃居世界第1位。“十二五”期间回国人才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3倍。

规划指出,我国科技人才发展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人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科学前沿领域

高水平人才、高端研发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二是科研机构选人用人自主权不够,“以人为本”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亟待完善;三是科技人才投入整体不足,且在行业、领域、区域间的配置不均衡;四是科技人才流动渠道不够畅通,在产学研之间的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五是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机制建设尚待加强。

规划明确,到2020年,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我国将初步形成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科技人才队伍,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在重点领域形成科技人才国际竞争优势,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陈芳 胡喆)

抢抓机遇 深化改革

中科院召开加快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4月24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召开“抢抓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动员会”。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主持会议并总结讲话,副院长、党组成员王恩哥就中科院参与建设北京科创中心和共建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作作专题报告,副院长、党组成员相里斌就中科院参与建设上海科创中心和共建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作作专题报告。

白春礼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快速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高地迅速崛起;国家实验室建

设拉开序幕,国家创新体系面临深刻调整;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推进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前景之好前所未有。中科院干部职工必须抢抓新时期重大历史机遇,切实增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白春礼强调,中科院要按照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批准的建设方案,与北京市、上海市、安徽省和国家有关部门大力协同,按照“高起点、大格局、全链条、新机制”的思路,统筹重

点领域布局,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建设科创中心和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努力发挥核心骨干和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参与建设科创中心和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根据院“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强化“8+2”领域/平台布局,深入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积极争取承担国家实验室建设任务,统筹推进“总部(院机关)抓总、区域/领域主战、四类机构/研究所主建”的改革创新发展新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及对中科院的要求上来,认真抓好院党组确定的新时期改革创新发展重大部署的贯彻落实。

刘伟平在总结讲话中就全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单位、各部门要及时组织学习传达会议精神,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院党组的决策部署上来;二是各单位、各部门要按照院确定的重点科技布局,主动思考,积极谋划,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提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工作方案;三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担当、战略思维、全局观念,坚持全院“一盘棋”,坚决服从院党组统一安排,确保院党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本次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院领导、院机关各部门处长以上干部和各分院、院属各单位、院直接投资企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1000余人参会。

■本报记者 王佳雯

4月24日,中国第二个航天日到来。在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发射升空至今已走过整整10个年头。

回望中国探月工程走过的不凡历程,一个个鲜活的中科院人形象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逐步变得清晰,他们的执着探索为中国探月工程踏上了深深的中科院印记。

中国该到地球以外去看看

1957年,国际社会发生了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那一年,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还不到22岁。正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涂光炽门下攻读研究生的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联发射卫星的信息,并对空间探索开启了长时间的关注和漫长的科学研究历程。

1958年美苏开始探索月球,3年后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1961年,美苏开启并实施了火星探测。

“当时我们刚建国不久,没有科学队伍、技术能力,也没有钱。”欧阳自远看着西方国家对地外天体探测的逐步推进,内心焦急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打算——“我觉得我们也该去看看地球以外的东西”。

他坚信,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空间时代,而作为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他该为那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而这准备就是35年。“这其中中科院有组织的行为,也有科学家自发调研的行为。”谈起中科院人在探月工程开启前的漫长探索,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邹永廖介绍说。

在这35年的知识储备过程中,欧阳自远从研究陨石入手,写了很多文章介绍美苏月球探测、火星探测计划,“但毕竟都是纸上谈兵”。

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项目立项。富强起来的中国让欧阳自远看到了月球探测的时机。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中科院的支持,在当时的中科院高新技术局的支持下,针对月球探测的论证调研有序推进。

而依照高新技术局的月球探测论证,从探测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到发展战略、长远规划,再到月球探测到底该探测哪些科学问题,这几个基本问题论证下来,欧阳自远带领的团队又花了10年光阴。

“论证的过程首先是了解国际科学领域认识以及探测的程度,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邹永廖说,“再者论证我们为什么能做,能做到什么程度。”

经过前前后后长达45年的筹备,2004年,中国的绕月探测工程终于获得批准。

我们欠全国公众一个解释

欧阳自远有一本“责任账单”,上面详尽记录着他从2008年到2016年作过的科普报告。

“这9年,一共作了474场科普报告,平均每年12场,每年的听众大概近3万人。”欧阳自远说。

“科普太重要了。”在谈到科普问题时,邹永廖与欧阳自远流露出的关注一脉相承,而这源于当年探月项目立项时所经历的非议与不解。(下转第2版)

探月工程：中科院人永不止步

科学时评

主持:张林 彭科峰 邮箱:zhang@stimes.cn

给无人机黑飞套上监管缰绳

■慕远

近日,成都双流机场频遭无人机干扰,致使上万人滞留机场。事件一出,无人机黑飞给民航带来的安全隐患再度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无人机已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如此庞大的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分区域、不分范围的无人机飞行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航空安全威胁。数据显示,2013年12月17日至2015年9月12日,全球无人机和遥控飞机与民航客机共发生了327起危险接近,其中28次导致航班改变航线。在国内,近年类似的事件也呈现上升趋势。

事实上,针对无人机飞行的管理制度,民航局已经有所动作。比如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于2016年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应当为其单独划设隔离空域,明确水平范围、垂直范围和使用时段。可在民航使用空域内临时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划设隔离空域。但在飞行密集区、人口稠密区、重点地区、繁忙机场周边区域,原则上不得划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区域。

此外,诸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规定,也试图从源头对无人机驾驶员予以监管,扼住无人机黑飞的安全隐患。

不过,即使无人机驾驶员需要考证,对“目视视距内半径500米、相对高度低于120米的无人机飞行范围规定的执行效果却不理想”。

对于无人机黑飞的乱象,笔者认为监管应当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手段。这其中,应强化科学技术力量的作用。

积极推动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利用科技手段对无人机飞行带来的安全隐患加以防范、控制。对作为当下反无人机技术的干扰阻断、直接摧毁和检测控制三类手段进行深入研究,并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无人机飞行安全系统,对无人机黑飞风险防患于未然。

此外,还应从无人机生产、销售的源头强化无人机安全隐患的防范意识。例如,将电子标签嵌入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自动识别无人机禁飞区域,将实名登记纳入无人机售卖流程,一旦发现黑飞现象,可寻找机主,以此强化无人机购买者的责任意识。

在强化无人机黑飞防范措施的同时,也应当建立应急预案系统,以便在禁飞区域发现无人机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民航飞机的飞行安全。

当然,行之有效的追责制度也是监管无人机黑飞的保障。对于低空飞行器违反飞行规定甚至给民航安全带来威胁的行为予以合理的处罚,为无人机黑飞套上缰绳,才能遏制蓬勃发展的无人机市场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的态势。

总之,唯有科技、行政、法律等手段多管齐下,才能使无人机的合法飞行有据可依,不合法飞行有据可罚,进而在保障无人机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将无人机给民航飞行带来的安全隐患扼杀于无形。



4月24日,在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内,主持人在介绍机器人“佳佳”。当日,由新华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起在安徽合肥邀请机器人“佳佳”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与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凯文·凯利进行人机对话。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以“创新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为主题的2017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在京拉开帷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副总干事王彬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周慧琳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申长雨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需要我们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社会公众的共同期

待,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要坚定不移推进保护知识产权,通过科学立法,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其次,要构建多方联动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格局,形成合力,多策并举保护知识产权;再次,要多管齐下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既体现公平公正,又跟上发展节奏,满足社会需求;最后,要持之以恒抓好知识产权文化建设。

王彬颖说,作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

新的力量,知识产权在全球各国政策制定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WIPO高度评价中国在发展知识产权事业以及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此次论坛由中国知识产权报社、WIPO中国办事处共同主办。论坛共设1个主论坛和6个分论坛,内容涉及互联网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热点问题。

107篇论文被撤,谁是赢家

■本报记者 倪思洁 张思玮 李晨阳

4月21日,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发布声明,该集团旗下《肿瘤生物学》旗下所刊登的107篇论文。此次被撤稿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撤稿原因是论文作者编造审稿人和同行评审意见。

“此次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说。此次撤稿是《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信息反查了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问题”论文。

2015年8月,施普林格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发表的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被撤论文中出现了不同作者、不同评审人使用相同电子邮箱的情况,并由此确认论文发表的“第三方”存在弄虚作假。

不过,事件发生之后,作为出版界“公敌”的第三方中介似乎成了唯一赢家。

“保姆把孩子卖了”

从2010年起,某知名医院医师林诚(化名)就走上了投稿的“长征路”。但是一直到2013年,他的论文还是因为语言不过关被拒稿。着急申请

项目的他,最终还是被游走在各个医院的第三方机构业务员吸引住了。

“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我的英文功底不过关,论文需要润色。”于是林诚花了2.4万元,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了第三方,对方不仅把论文润色得“更像外国人写的”,还承诺可以帮助发表。

林诚告诉记者,在第三方的价目表上,不同类型的期刊价格不同,“影响因子高的杂志收费更高”。

“幸运”的是,林诚交给第三方的那篇论文,成功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不幸”的是,这篇论文也成了此次被撤下的107篇论文之一。

采访中,林诚再三表示,此次撤稿论文事件定性应该是同行评议造假,不是论文造假,概念不同,性质更不能等同。“我可以保证,论文中的实验数据是真实的。至于第三方找到论文评审专家的伪同行评议,这个我完全不知情。”想想这件事,林诚有点无奈,“这就如同,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保姆,结果保姆把‘孩子’卖了”。

不过目前像林诚这样的医生想维权很难。“在论文代投和论文买卖方面,我国目前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且,现在第三方公司都叫作科技服务公司,我们找不到处罚依据。”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调查组一位成员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期刊为什么不监管”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调查后,确实发现与林诚类似的作者有不少,他们大多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第三方’中介对虚假同行评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出版界共同的‘敌人’。”安诺杰说。

除施普林格撤稿风波之外,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撤销旗下12种期刊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撤稿理由是发现第三方机构有组织地为这些论文提供虚假同行评审服务。2015年10月,爱思唯尔撤销旗下5本杂志中的9篇论文,论文全部来自中国,撤稿理由是论文的同行评审过程被人为操纵。

不过,在与安诺杰交流时,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指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对此,安诺杰回应,在撤稿事件中,出版集团确实存在期刊编辑对评审专家信息、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审核不严格等问题。

“期刊为什么不监管,为什么文章能发到假的邮箱里?”这样的问题让林诚困惑不已。

目前,施普林格已经解除与涉事期刊的合作。